

原创综艺《巧手神探》邀手艺人当主角,80后乃至95后的亮相打开了关于“手艺”的新认知

老手艺新行当,看见“后浪”的匠心与就业观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有这样一双手:从指甲到指缝再到手掌,一层染一色,每一层都是一种蓝。

近日,湖南卫视原创综艺《巧手神探》把这双手的主人介绍给观众。他是布依族蓝靛染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韦祥龙,2011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一头扎进民族的老手艺。和他的祖祖辈辈一样,久经浸染的双手被镀上了深浅不一的蓝;不一样的是,经他调出的布,月白、上青、深蓝等超过300种蓝色“组团”出圈,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秀场。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染色技艺,带到潮流、酷炫的生活与舞台,如今是这位30岁手艺人追求。

匠人匠心,观众并不陌生。那是低眉顺目与器物共处的姿态,是一种在工业化潮流中对手作的执着,更是对寂寞视若无睹、对信念无比坚定的内心,凡此种种在新综艺里都有提及。但八期以来,节目真正可贵的,是借助嘉宾“神探”的视角获取观众共情,在一次次叹为观止中,更新了关于“手艺”的认知——巧手的主人可以不必白发苍苍,85后、90后的手艺人占据节目大半壁江山;他们所事领域也不止于古老的、口口相传的非遗,更多时候,是注入想象力的老手艺新行当。

年轻人带着精湛手艺与无限创意走进节目,而观众从中读懂的是“后浪”们的匠心与就业观。

他们与不同的时间交谈,在潮流里为古老智慧完成全新亮相

鲁班锁和华容道,在今天的生活中,除了变身人们休闲时的玩具、游戏,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85后钟翎把他的答案搬上荧屏。节目现场被改造成密室逃脱场景,日晷、八卦、卯榫、鲁班锁……各类木质机械、机关,就是玩家面前的道道关卡。“神探行业”一路闯关,一个近年来新兴的行业露出一角——密室逃脱设计。别致的是,钟翎的设计全都由木头制



▲90后吕浩然用精湛的拉糖手艺拼出了梦想的样子。

►雁鸿能用一双巧手做出大热古装剧里的发冠、头饰、耳饰等。



这个饰品我花了两百多个小时



▲85后韩磊用巧克力制成的孙悟空。(均节目截屏)

制图:李洁

成。10多年里,他设计出近百种木质机关,玩家们赞他“21世纪小鲁班”,凝结着中华先民智慧的器物,就这样完美融入Z世代的生活。

有人把自己沉醉的华容道“玩”成了事业,也有人干脆靠“玩具”本身闯世界。蒋晟晖是全球20名乐高专业认证大师之一。在他手里,四方的颗粒可以幻化出无数新变型。专注“玩”的过程中,这位90后试着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舶来的玩具。没有图纸就自己创

家乡常州的文笔塔、闻名遐迩的秦兵马俑,甚至长约66米、耗费200多万颗粒的巨幅《清明上河图》,都在“像素世界”里焕然一新。

《巧手神探》中还有太多相似案例。胡晓的团队是一群90后硕士生、博士生,他们一边潜心学术,一边致力于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服饰、妆容介绍给世界。时间久了,向这支古代装束复原团队伸出橄榄枝的,不仅有中外文化交流平台,还有影视古装大戏邀他们

去当编外指导。85后韩磊与90后周斐一心做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拉糖、翻糖、巧克力食塑等,都是在中国尚年轻的手艺;新手艺被用来打造古典文学的经典形象,翻糖版哪吒和巧克力制成的孙悟空,各自拿下相关技能大赛的世界金奖。

年轻的巧手们与不同的时间交谈,又都殊途同归地在潮流里为古老智慧完成新亮相。胡晓在节目里说,他们研究古代装束,就是想“先找到我们民族的审美

基底,然后在此基底上开出更绚丽的花”。这话同样适用于节目本身,它用综艺的方式介绍年轻人如何让传统文化与潮流生活兼容,兴许,电视机前就有一份灵感忽然被点亮。

他们展示了成功的不拘一格,热爱、努力、创意都能合成梦想的样子

所做非所学,所做非所爱——面对工

作,多少人心头闪过类似遗憾?《巧手神探》不经意间示范了另一条路。

1989年出生的雁鸿如今红遍B站、抖音、微博。在B站,她的纯手工古代冠饰视频获赞86.6万次。《如懿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大热古装剧里的发冠、头饰、耳饰等,她都能用一双巧手复制出同款来。不单单模仿,她还大开“脑洞”自行设计,《山海经》系列、《千里江山图》系列冠饰,连《国家宝藏》的官微和央视版《红楼梦》的道具师都来点赞。

让观众惊讶的是,她一手巧夺天工的技艺,并非出自专业的美术院校。据介绍,雁鸿本是护理专业毕业,兴趣把她拽进了别有洞天的手工作世界,“做喜欢的事,可以不舍昼夜”。更教人叹服的在于这些精美冠饰的原材料,用后的易拉罐、废旧窗帘、旧毛线,生活里触手可及的“无用之物”都在巧手中蜕变。刷爆B站的易拉罐制京剧凤冠,就是她花了近200个小时、用18只废弃易拉罐制成的。

如果说雁鸿在手作上的一鸣惊人,是天赋与热爱的合成,那么节目中另一群年轻手艺人则是用努力与创意拼出了梦想的样子。90后龚鑫、吕浩然,80后吴阳德、张倍源等人,若用世俗的成功学标准来看,他们达成梦想的起点并不美妙,技校、职校,甚至“社会学校”是他们奋斗的开端。但精湛的手艺不看出处,而是由打拼的姿态所决定。甘于脚踏实地从头学起,更敢于天马行空地创新创造,他们有的成为烘焙世界杯创办18年来第一位夺冠的中国人,有的走上了世界青年糖艺锦标赛的竞技场并一举折桂,还有的用摩托车修理铺的零配件打造出了独具魅力的工业风日常用品……

节目中登场的手作人名单还很长,不乏业界大师级人物。但年轻人带来的触动却是独特的——节目的镜头前,吕浩然说,他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技术可以创造未来;吴阳德的信条则是,“敢拼搏,到哪儿都会发光”。又是一年就业季,这些被反复确证的道理依旧奏效。

■本报记者 许畅

一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种讲法?文学表达能为城市文化的全球化传播注入何种影响?最近,英国逗号出版社(Comma Press)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上海故事》(The Book of Shanghai),收入10位或出生或定居上海的作家写上海的10部短篇小说,包括王安忆《阿芳的灯》、陈丹燕《雪》、滕肖澜《星空下跳舞的女人》等,引发广泛关注。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负责编选的这一项目,在业内看来,至少有两重突破:一是不同于海外汉学家以往对上海乃至中国文学脉络的学院派梳理,这本故事集的目标受众更广泛,包括全球观光客等大众读者,传递出更感性、多面的当代中国都市“人格”;二是相较中文版出版后再再输出版权的传统模式,这次是海外出版商主动提出策划约稿,并自行组织翻译,直接以英文版在当地主流渠道发行推广。

捕捉城市隐秘丰富的表情,赋予城市景观生动的“体感”

除了比肩接踵的摩天楼、艳丽的LED广告牌、四通八达的快速干道,一座大城市的多棱面如何体现?“最初我们给出了15位作家的15篇初选篇目,和出版方商议后,最终筛选出10篇,每篇8000字左右。”翻译家戴从容告诉记者,2018年她接到英国出版社的邀请,希望中国学者协助编选篇目。此后多次电话、线上会议的沟通中,海外编辑强调题材的多元化,故事性足够强,能折射上海的不同维度,字数卡得严,一定要“short story”。

最终入选的作家中,70后、80后乃至90后的中青年群体占了一半以上,这也符合评论家金理的预期。“近些年我在文学批评领域,着力追踪的也是中国大陆当下青年作家,因为上海是一座面向未来的、有活力的城市,年轻人的创作也较多样。”他在解读《上海故事》的“阵容”时谈到,作家小白一直在文本形式上有所探索,其《透明》具有一定代表性;沈大成《阁楼小说家》和蔡骏《苏州河》偏悬疑,陈帆帆《出身状态》是科幻类,甫跃辉《丢失者》偏向传统的写实。

于是,十位当代作家的多元书写汇成了这座城市的斑斓拼图,捕捉城市隐秘丰富的表情,赋予城市景观生

动的“体感”。《上海故事》里有平凡劳动者群像——王安忆《阿芳的灯》里,来沪务工的阿芳夫妻,从十六铺码头批发水果,一家三口勤勉打拼、彼此依偎,“这一幅朴素而和谐的图画,常常使我感动,体验到一种扎实的人生力量与人生理想,似乎揭示了人生与生活的本源……愿它成为这条无名的小街的一个无名的传说,在阿芳的毛头长大的日子和那以后长得无尽的日子里。”也有家长里短的牵挂与羁绊——滕肖澜《星空下跳舞的女人》里,“我和主人公诸葛老太的忘年交闺蜜情,伴随两人婚恋生活展开,老太“看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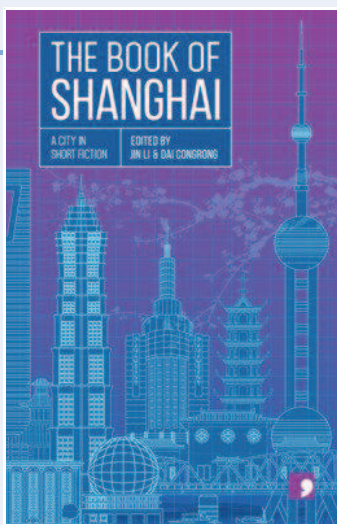
时,上身挺得笔直,与桌面呈九十度。上海话称之为“功架摆得很好”,真的是个非常讲究仪态的老人。”还有与你擦身而过的阿婆爷叔——90后新锐作家王占黑《阿明的故事》将目光投向老龄化群体。“滕肖澜、夏商与王占黑,都着力将城市生活的参差形态和不同个体的精神特征细腻地表达出来。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写作者,拒绝将前卫消费样式或优雅生活认定为唯一的都市标志,反而将目光投向一些被忽视的人群,能够以较为平情、冷静的态度去把握个人和城市的联系。”金理说。

拒绝刻板印象、摆脱标签化,正是这部故事集努力的方向。恰如该书序言所说的,来上海的外地游客,往往首先选择的观光地点是黄浦江两岸“万国建筑博览会”(外滩)和摩天高楼群(陆家嘴金融区)——这也是《变形金刚2》《碟中谍3》《007:大破天幕杀机》等好莱坞大片经常选择的取景地。“然而,单一的取景视角恰恰反证了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全世界各大都市的机场、星级酒店、大型商厦、金融中心等现代设施可能是相同的,但是每个都市中居民的生活形态及其所呈现的精神面貌丰富而独特,且各有历史渊源。即

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居民群体的经济能力与生活习惯也有多元选择。如果将本书比作一张城市文学地图的话,我们希望这张地图是完整的,既指示众所周知的城市地标,也引领你深入城市隐秘的腹腔内部和边角角落,展示上海人潜藏在日常生活褶皱里的喜怒哀乐。”在戴从容看来,用文学推荐一座城市是“最好的名片”,比如都柏林、爱丁堡等名城无不凸显了其文学、艺术上的鲜明特色。学者朱羽认为,城市在变化,文学也在变化,“上海的文学书写,应该跟上海的成长自身形成丰富多元的辩证关系,良好互动”。

英国出版社策划、沪上学者编选,十位当代作家多元书写,汇成城市斑斓拼图

英文版《上海故事》出版,向海外读者发出“文学邀请函”



▲短篇小说集《上海故事》。
▲上海城市风貌。本报记者 袁婧摄

跳出传统“走出去”模式,中外视角碰撞带来启示

这家英国出版社的“城市故事”系列持续数年,此前陆续出版过《东京故事集》《南京故事集》等短篇小说集。怎样的故事更能折射一座城市的风貌,在中西方不同视角的碰撞下,也存在一定分歧与争议。戴从容和金理举例谈到,此前他们想多推介一些描写当代上海都市生活细节的故事,但英方对相似的描述并不感兴趣;还有一篇小说写到上海人与法国人的交往,被认为“跟英国读者没有太大关系”,也舍弃了;还有关于上海女孩对西方的一些看法,但出版方认为“对目标读者没太大吸引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向海外受众时,如果我们只关注推荐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还不够,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期待是不一样的。但从英国出版人的主动积极介入来看,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希望了解中国城市的人越来越多。”戴从容介绍,对于收入《上海故事》的作品稿费,已发表过的每篇付100英镑版权费,专门为此文集写的并专用于此文集的付200英镑稿费。“稿费不算高,但能够集结短篇小说在英国出版,也是一次难得的上海作家集体亮相的机会。”

在业内看来,如果说文学是“个人记忆”的产物,那么这些立足书写上海的作品,正以文学的方式建构着上海的生活记忆史,鲜活展示着时代的脉搏跳动。“海外读者能从书中看到多面的、当代的、变化着的上海。”戴从容发现,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很传统,“说起中国,高频词汇往往就是饺子、红灯笼、茶叶,停留在单一浅显的东方符号;很多人不了解当代中国的飞速变化、上海年轻人的所思所想。”